

## 第七十回 林公嚴刑拷淫婦 崔氏受刑吐真情

話說林公叫帶那婦人聽審，崔氏戰戰兢兢進來，外邊報門已畢，帶至丹墀跪下。大人點過名問道：“你是何氏？丈夫叫甚麼名字？你與何人通姦，用金針害了丈夫性命，從實招來！”崔氏順口說道：“丈夫叫做花有憐，小婦人叫崔氏，丈夫暴病而卒，並無姦夫，不知金針之事。”林公大怒罵道：“你這潑婦奴才，本院二次開棺，驗出金針之傷，還在本院堂上支吾。”吩咐左右撈起來，眾役答應，將崔氏撈起，崔氏大叫一聲“疼殺我也。”林公問道：“招與不招？”崔氏咬定牙關，祇叫“冤枉。”林公大怒道：“這個熬刑的淫婦！”吩咐左右打攏又加了幾十攏，崔氏依舊不招。這是沈廷芳與他料理，叫他莫招。別個官府猶可謀為人情分上，這個鐵面御史那個敢言一聲。

林公見打了一百二十攏，打也不招，吩咐鬆刑。又吩咐眾役，把豬鬃取數根來，眾役答應下去，不知要了何用？走出轅門，見了皮匠笑道：“大老爺要豬鬃做甚麼？”連忙拿了幾根，差人呈上大老爺，豬鬃在此。林公又叫左右把那淫婦衣服剝去，兩膀照前綁了。眾役一聲答應，將崔氏一綁，露出個白奶子令人可愛，眾役皆笑。林公問道：“姦夫是何人？怎麼害了親夫性命？”崔氏道：“冤枉！”林公大怒，“你再不招？本院就要動非刑了，看你招也不招？”崔氏道：“寧可身死，冤枉難招。”林公聽了大怒道，吩咐差人把豬鬃插入乳孔中，崔氏大叫一聲，好似一把繡花針兒栽在心裏，即時死去。

林公叫取井水噴面，半晌方纔哼聲不絕。林公問道：“招也不招？”崔氏把頭搖了兩搖。大人大怒道：“淫婦如此可惡，金針現在頭頂取出，這般熬刑。”吩咐將豬鬃與我捻他幾捻，眾役答應，走來將豬鬃一捻，崔氏昏死過去，半晌方醒，褲襠內流出許多尿來，歎了一口氣道：“崔氏今日遇了對頭。”林公問道：“招也不招？”崔氏不言。林公大怒道：“與我快些捻！”崔氏嚇得魂不附體，叫道：“大老爺休捻，待小婦人招了罷！”林公道：“速速招來！”崔氏道：“求大老爺開恩，拔出豬鬃，待我招來。”林公道：“拔出豬鬃，你又反了口供。你且先招了，然後放你。”

崔氏歎了一口氣道：“欲待不招，又受刑不起，如今也顧不得他，我生生的坑在他手裏，祇因與他常常聚會，不想今日弄巧成拙，悔不當初，依然送了花有憐性命。”崔氏此時祇得招道：“大老爺！小婦人本是杭州人氏，原配卻是魏臨川之妻，小婦人崔氏。”林公道：“魏臨川名字甚熟，一時想不起來。”崔氏道：“祇因花文芳要奪馮旭的妻子，叫我丈夫計議陷害馮旭。”林公想道：“在五柳園會見此人，乃是花文芳一個幫閑。你丈夫可代他計議？”崔氏道：“自殺死春英丫頭，硬誣馮旭人命。將馮旭充軍之後，花文芳陡起不良之心，造成假銀，陷害我丈夫之命，要將小婦人帶進相府。花文芳有個書童，名喚花有憐，把小婦人拐來此地。遇見沈府大公子，設計引誘，帶進府中，將小婦人強姦佔住。原來馮旭在此地，招了親事，花有憐認得馮旭，馮旭認不得花有憐。有憐見他妻子十分標緻，沈府二公子叫有憐誘進相府，指望強姦。誰知姚氏烈性不從，將斧劈死二公子。大公子報了山陽縣，不論青紅皂白，夾打成招，要他夫妻二人抵命。正要典刑，不想遇見大人救了，將此案復審，馮旭招出花有憐，如今大老爺要拿花有憐，大公子不肯放出，倘大老爺拷出人命是假，姦情是實，豈不把相府人命白送了？又聞大老爺拜本進京，倘若奉旨要花有憐到案，那時怎麼處？大公子與小婦人商議，不如將花有憐害死，作個死無對證。因而將酒灌醉，金針刺死，叫小婦人送他出城埋葬，也是天眼恢恢，遇見大老爺開棺驗出真傷。此是實情，並無虛言，望青天大老爺龍筆開恩。”

林公看了一遍，方知外甥果是冤枉。林公問道：“你受這般非刑，為何不招？”崔氏道：“祇因大公子差人面囑，叫小婦人切莫招成，他代小婦人謀為料理，小婦人祇望跟他過快活日子。”林公吩咐淮安府，將崔氏交與貴府，此是要緊人犯，小心看守，休要傷了他性命，候本院拿到沈廷芳對案。

淮安府打了恭。林公隨即標了票子，捉拿沈廷芳，差四個頭役，頭役稟上：“他乃堂堂相府，小人怎敢進去？”林公道：“若有閑人攔阻，可一同拿來。”四個差人叩頭下去。林公遂發出一枝令箭，速到山陽縣，將沈白清拿來，並提馮旭、姚氏，臬司差官齊到，明日早堂聽審。吩咐已畢，南京按察司宋朝英為何用令箭催斬？今古未有此例，必受沈府囑托，俟明日將山陽縣嚴訊便知端的。三聲炮響，大人退堂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(本節完)